



土著问题常设论坛

第二十一届会议

2022年4月25日至5月6日，纽约

参照《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世界土著人民大会的成果文件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就常设论坛的六大任务领域(经济和社会发展、文化、环境、教育、卫生和 인권)展开讨论

关于促进和适用《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的最新情况： 暴力侵害儿童行为*

秘书处的说明

摘要

土著儿童遭遇结构性和直接的暴力，包括导致社会排斥和过多土著儿童生活在贫困中的结构性歧视。造成暴力的一些主要原因包括文化剥夺、族群亲属体系和土著司法制度的崩溃、系统性种族主义和诽谤、社会和经济排斥、根深蒂固的贫困、药物滥用、遗留下来的悲伤和创伤以及传统角色和地位的丧失。在许多国家，土著儿童在护理和司法系统中的比例也人数过多。同时，土著儿童越来越多地组织起来和提高自己的声音，以此作为解决办法的一部分，不仅是在气候变化运动的背景下，而且是在与社会正义有关的其他问题的背景下。本说明的所涉重点是暴力侵害土著儿童行为及其原因和后果，包括对其心理健康的影响。

* 鸣谢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在编写本说明方面所做的工作。



一. 引言

1. “在那些存在有在族裔、宗教或语言方面属于少数人或原为土著居民的人的国家，不得剥夺属于这种少数人或原为土著居民的儿童与其群体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自己的宗教并举行宗教仪式、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¹ 由于与社会排斥、贫困、缺乏住房和失业有关的因素的共同作用，土著儿童遭受暴力的风险增加。²

2. 土著儿童往往面对结构性歧视，其根源在于可能产生深远影响的政策所引起的从属地位和排斥现象。许多国家制定了法律，系统地控制、侮辱土著人民并使其流离失所，剥夺他们自我认同为土著人民和按照其传统习俗生活的权利。几代人以来，这一情况造成向儿童传授土著知识和遗产的机会广泛丧失，并造成土著特性进一步丧失。³

3. 大会经第 61/295 号决议通过的《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附件)是关于土著人民权利的最全面的国际文书。它确立了土著人民生存、尊严和福祉最低标准的普遍框架，并阐述了适用于土著人民具体情况的现有人权标准和基本自由。大会在序言部分表示认识到土著家庭和族群有权以符合儿童权利的方式，保有养育、培养、教育子女和为子女谋幸福的共同责任。

4. 2003 年举行的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二届会议的主题是“土著儿童和青年”，选择这一主题是为了集中注意土著人民的生存和土著儿童的身心健康，他们将确保其所来自的民族的生存、成长和繁荣。当时，常设论坛对儿童面对的歧视表示关切，包括在教育、卫生、文化、贫困、死亡率、监禁、劳工、贩运、对土著女童的性剥削以及身心虐待等领域(E/C.19/2003/L.1/Rev.1)。虽然在减少歧视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这些关切仍然存在，促使常设论坛为会员国和联合国系统提出了许多建议。

5. 本说明检视了暴力侵害土著儿童行为，重点是寄宿学校、贫困、剥夺自由、带离家人、暴力侵害土著女童、童工和人口贩运、武装冲突、环境、教育、出生登记和心理健康等问题。说明最后就保护和改善土著儿童的生活向会员国提出建议，同时认识到儿童是解决办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寄宿学校

6. 在美利坚合众国和其他地方，土著儿童被带离家庭送到寄宿学校，在那里他们被禁止讲自己的母语或实行传统习俗。他们被迫感到其生活方式是“原始的”

¹ 《儿童权利公约》，第 30 条。

²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和其他机构, *Breaking the Silence on Violence against Indigenous Girls, Adolescents and Young Women*(儿基会, 2013 年, 纽约)。

³ Frida Olofsson, “The reclamation of Sami identity and the traces of Swedish colonialism: a qualitative study about the formulation of Saminess and Sami identity”, 硕士学位报告, 哥德堡大学, 2020 年春季。

或“罪恶的”，这往往导致对其族群的蔑视和与其族群的脱节。关于情感和身体虐待的事例有据可查。⁴

7.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7条规定，土著人民享有作为独特民族自由、和平、安全地生活的集体权利，不应遭受种族灭绝或任何其他暴力行为的侵害，包括强行将一个族群的儿童带到另一个族群。

8. 寄宿学校的长期负面影响表现为由此造成的各种形式的心理痛苦，即不仅对上学的人、而且对其子女和后代造成的心理痛苦。与土著寄宿学校模式有关的身体健康结果包括一般健康和自评健康较差、慢性病和传染病增加、精神痛苦、抑郁、成瘾倾向和药物滥用、压力和自杀行为。⁵

9. 寄宿学校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切断几代人之间的联系，阻止文化、知识、语言和特性从一代人传给下一代人。这剥夺了人们的语言和身份，破坏了文化，剥夺了几代人从前一代人那里学习育儿技巧的能力。⁶

10. 儿童权利委员会强调，《儿童权利公约》第8条第2款申明，如有儿童被非法剥夺其身份方面的部分或全部要素，缔约国应提供适当协助和保护，以便迅速重新确立其身份，而《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8条规定，各国应提供有效机制，以防止和纠正任何剥夺土著人民、包括儿童的族裔特性的行动。⁷

11. 寄宿学校对土著儿童来说仍然是不安全的。2016年，一所寄宿学校发生的强奸和虐待部落女童的事件在印度引起公愤。⁸ 2019年，在同一个邦又有几名女童在寄宿学校遭受可怕的虐待。⁹ 在某些情况下，如在马来西亚沙巴州，寄宿学校发生了针对土著残疾女童的身体暴力和性暴力事件。¹⁰

⁴ Cindy Blackstock 和 Nico Trocmé, “Community-based child welfare for aboriginal children: supporting resilience through structural change”, *Social Policy Journal of New Zealand*, No. 24 (2005年4月); 另见 E/C.19/2009/CRP.1。

⁵ Piotr Wilk、Alana Maltby 和 Martin Cooke, “Residential schools and the effects on indigenous health and well-being in Canada: a scoping review”, *Public Health Reviews*, vol. 38, No. 1 (2017年12月); 以及 Inga (Rebecca Partida), “Suffering through the education system: the Sami boarding schools”, 德克萨斯大学(n.d.)。

⁶ Valerie Nicholls, “Aboriginal children exposed to family violence: a discussion paper”, 加拿大土著妇女协会, 2008年2月29日。

⁷ 儿童权利委员会, 关于土著儿童及其《公约》规定权利的第11号一般性意见(2009年)。

⁸ Renuka Bisht, “Tribal girls raped: Kokare school of horror in Maharashtra”, 《印度时报》, 2016年11月6日。

⁹ 国际生存权利组织, “Court case reveals shocking details of abuse in tribal residential schools in India”, 2019年12月2日。

¹⁰ Isabel Inguanzo, *The Situation of Indigenous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欧洲联盟出版物办公室, 2017年)。

12. 某些国家作出了一些努力，主要是通过不同形式的过渡期正义承认过去对包括儿童在内的土著人民的不公正待遇。2015年，加拿大一个真相与和解委员会¹¹编写了一份成果文件，其中载有一些行动呼吁，旨在纠正寄宿学校的遗留问题并推进加拿大的和解进程。¹² 瑞典教会发表了一份报告，说明它自己参与了对萨米人的不公正做法，包括对萨米儿童实行隔离教育。¹³ 2008年，陆克文总理向澳大利亚土著人民，特别是“被偷走的世代人”正式道歉，他们的生活受到过去政府强迫带离儿童和土著同化政策的负面影响。

三. 教育

13. 教育是防止暴力和其他有害做法的预防和保护因素；是增强权能的基本工具和儿童充分发挥潜力的途径，教育可以推迟或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一般来说，土著学生与非土著人相比，入学率低、辍学率高，教育成果差，使贫困永久化且降低了国家发展指标。

14.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14条规定，土著人，特别是土著儿童，有权不受歧视地获得国家提供的所有程度和形式的教育。《宣言》还具体规定，各国应与土著人民共同采取有效措施，让土著人，特别是土著儿童，包括生活在土著社区以外的土著人，在可能的情况下，有机会获得以自己的语言提供的有关自身文化的教育。

15. 2021年，土著人民权利专家机制编写了一份关于《宣言》规定的土著儿童权利的研究报告(A/HRC/48/74)。报告重申，教育是土著儿童个人发展和参与社会的基本要素。2009年，专家机制开展了一项关于受教育权的研究，其中强调各国必须确保所有土著儿童获得高质量、文化上适当的教育(A/HRC/12/33, 附件, 第3段)。

16. 尽管全球都认识到以母语为基础的多语言教育的重要性，但由于一些国家未能提供土著语言的教育，土著儿童在学校处于不利地位。专家机制在其关于《宣言》规定的土著儿童权利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以土著语言提供教育对所有年龄都很重要，各国应尽可能努力创建以土著语言学习的机会(A/HRC/48/74, 第69段)。

17. 为了继续学习，许多来自农村地区的土著青少年必须搬到最近城市的教育中心，在那里他们必须适应城市生活、城市青年群体和他们的学校。鉴于土著青少年通常没有多少经济资源，只好在城市中最贫困的地区融入城市生活，他们在那里可以找到生活和学习的地点。在这些地区，他们有可能卷入以青年帮派控制领土为特点的城市亚文化，使用暴力来取得成功并赢得民众及其对手的尊重。¹⁴

¹¹ 见 www.rcaanc-cirmac.gc.ca/eng/1450124405592/1529106060525#chp2。

¹² 加拿大真相与和解委员会，“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 of Canada: calls to action”，2015年。

¹³ Daniel Lindmark and Olle Sundström, eds., *The Sami and the Church of Sweden: Results from a White Paper Project*(Möklinta, 瑞典, Gidlunds Förlag, 2018年)。

¹⁴ Roberto Briceño-León 和 Gloria Perdomo, “Violence against indigenous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in Venezuela”, *Cadernos de Saúde Pública*, vol. 35, supplement 3 (2019年)。

18. 土著儿童在正规学校上学时也是其他学生欺凌的对象。在澳大利亚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11%的儿童报告说因为他们的土著身份而受到欺凌。在这些儿童中, 34%因受欺凌而影响到其在校出勤率, 17%的儿童因受欺凌而影响到其在校学业。¹⁵ 总共有 60%的儿童报告说, 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受到的礼貌或尊重比其他入少, 他们认为这与系统性种族主义和抹杀其特征有关。¹⁶

19. 认定自己为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性别奇异者和间性者的土著儿童遭受欺凌和暴力的风险更大。一份来自美国的报告指出, 54%的男女同性恋土著学生报告说因为性取向而遭受过身体暴力, 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说他们在前一个月因害怕被欺负或骚扰而至少缺课一次。¹⁷

20. 儿童权利委员会强调, 迫切需要采取特别措施, 确保土著儿童能够在与所有其他儿童相同的条件下行使受教育权, 并敦促各国建立文化上适当的教育服务和改善土著儿童居住地区的入学机会。¹⁸

21. 俄罗斯联邦已努力用替代教育方法取代寄宿学校, 如“游牧学校”以及“露营学校和幼儿园”(Khanty-Mansiisk Autonomous Okrug-Yugra), 使儿童能够与家人住在一起。¹⁹

22. 在墨西哥, 2004 年启动了一个多媒体方案, 作为针对该国土著人民的教育政策的一部分。对该方案的评价显示, 所开展的活动帮助提高了对土著儿童成长的文化空间的认识。²⁰

23. 在冠状病毒病(COVID-19)大流行期间, 数字鸿沟意味着许多生活在农村地区、很少或根本无法使用计算机和(或)互联网的土著儿童无法继续接受教育。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第二十届会议报告(E/2021/43-E/C.19/2021/10)指出:

难以获得基础设施和服务也使土著人民受到这一流行病的间接社会经济影响。土著问题常设论坛尤其关注大流行病期间、特别是在学校关门情况下未能接受适当教育的土著儿童的情况。数字鸿沟是一个必须立即解决的复杂因素, 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土著人民不仅能获得信息和通信技术, 而且能获得能够利用这种技术所需的教育和技能。远程教育计划必须包括解决用电、联网和互联网浏览受限问题的解决方案。

¹⁵ 澳大利亚统计局, “The health and welfare of Australia's 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 peoples”, 2010 年 10 月。

¹⁶ 阿斯彭研究所土著青年中心, “We are the future: a native youth narrative”, 2021 年 6 月。

¹⁷ 美国印第安人全国代表大会政策研究中心, “A spotlight on two spirit (native LGBT) communities”, (n.d.)。

¹⁸ 儿童权利委员会, 第 11 号一般性意见。

¹⁹ 卡累利阿共和国儿童权利专员, 族群文化中心和遗产组织协会, 专家研讨会的建议“The Rights of the Indigenous Child: The Arctic Context”, 2020 年 10 月 8 至 9 日。

²⁰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委会)和儿基会,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children”, *Challenges*, No. 14 (2012 年 9 月)。

24. 在加拿大，土著青年描述了他们如何适应在线学习，磨练他们的技术技能并找出如何最好地适应围绕他们发展的数字未来的方法：一个由遥感传感器、自动化工具和人工智能组成的世界。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一座桥梁，为家庭、同伴和族群带来数字技能、经济机会和繁荣。²¹

四. 贫困

25. 土著儿童往往面临造成社会排斥和过多的土著儿童生活在贫困之中的结构性歧视。²² 尽管土著人只占世界人口的 6% 以上，但他们占世界赤贫人口的 18% 和农村穷人的三分之一。²³ 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发现，不仅被列为贫困的土著人比非土著人多，而且他们的贫困程度也更严重，土著人民的贫困率下降速度慢于非土著人民。²⁴

26.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 21 条规定，土著人民有权不受歧视地改善其经济和社会状况，尤其是在教育、就业、职业培训和再培训、住房、环境卫生、保健和社会保障等领域。此外，各国应采取有效措施，并在适当情况下采取特别措施，确保土著人民的经济和社会状况持续得到改善。

27. 在拉丁美洲区域，约 88% 的土著儿童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贫困的影响，而所有儿童的这一数字为 63%。²⁵ 在该区域，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者中间存在的平均差距更大，土著儿童在得不到教育、安全饮用水和住房方面的情况是其他儿童的三倍。在加拿大，土著儿童的贫困率为 69%，而一般儿童的贫困率为 13%。²⁶

五. 被剥夺自由

28. 土著儿童福利和儿童司法方面的证据表明，土著儿童在一些护理和司法系统中的人数极其高。在澳大利亚北部，土著人民占总人口的 25%，监狱中 94% 的儿童和青年是土著。²⁷ 在新南威尔士州进行的一项研究显示，2015 年年中至 2016

²¹ RBC Thought Leadership, “Building bandwidth: preparing indigenous youth for a digital future”, 2021 年 7 月。

²² 拉加经委会和儿基会,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children”。

²³ DhirRishabh Kumar Dhir 等人, Implementing the ILO Indigenous and Tribal Peoples Convention No. 169: *Towards an Inclusive, Sustainable and Just Future*(日内瓦,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组织), 2020 年)。

²⁴ Gillette Hall 和 Ariel Gandolfo, “Poverty and exclusion among indigenous peoples: the global evidence”, 世界银行博客, 2016 年 8 月 9 日。

²⁵ 拉加经委会和儿基会,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children”, 2012 年。

²⁶ Allyson Stevenson, “Child welfare, indigenous children and children’s rights in Canada”, *Revista Direito e Práxis*, vol. 10, No. 2 (2019 年)。

²⁷ 见“关于被剥夺自由儿童问题的全球研究：秘书长的说明”，A/74/136 号文件。

年底作为惩罚被羁押的被拘留青年中，63%是土著；这在比例上远远高于少年司法中心土著青年的平均人数，后者约为47%。²⁸

29. 在加拿大，处在拘留和社区监督中的土著青年人数过多，占拘留人数的50%，占社区监督人数的42%。²⁹ 美洲土著青年占美国被监禁青年的70%，但他们只占青年总人口的1%。³⁰

30. 土著残疾儿童被剥夺自由的风险甚至更高。在澳大利亚，土著和托雷斯海峡群岛残疾儿童在监狱人口中所占比例过高。残疾服务方面的认可和支持不足，增加了未被发现的残疾儿童进入刑事司法系统的机会，而一旦入狱，他们往往被视为“容易的目标”或“弱者”，使他们面临一系列虐待，包括其他囚犯和工作人员的欺凌、骚扰以及语言、身体和性暴力。^{31:32}

31. 在某些情况下，土著儿童不会说法庭诉讼程序中使用的官方语言，这严重影响了他们追踪和理解其周围发生的情况的能力。³³

32. 联合国关于被剥夺自由儿童问题的全球研究报告阐述了剥夺自由对儿童发展的许多负面影响，但也强调了对土著儿童的其他负面影响(A/74/136)。当土著儿童被带离其族群时，会产生一种疏离感和文化压力，这对他们的心理健康和重新融入族群极为有害。³⁴

六. 被带离家庭

33. 家庭和族群传统上是土著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坚实基础。在这些基础上并作为其中的一部分，集体族群提供了一个关爱的整体，一个孩子在其中出生和成长。不幸的是，同化主义的做法、特别是寄宿学校制度，深深地影响和改变了土著人民及其族群。

²⁸ State of New South Wales through the Inspector of Custodial Services, Department of Justice, *Use of Force, Separation, Segregation and Confinement in NSW Juvenile Justice Centres*(悉尼, 2018年)。

²⁹ Jamil Malakieh, “Adult and youth correctional statistics in Canada, 2016–2017”, 载于《日报》(渥太华, 加拿大统计局, 2018年)。

³⁰ 阿斯彭研究所土著青年中心, “We are the future”。

³¹ 澳大利亚, 参议院法律和宪法事务委员会, “The over-representation of disadvantaged groups within Australian prisons”, in “*Value of a justice reinvestment approach to criminal justice in Australia*”(2013年); 澳大利亚, 政府服务提供审查指导委员会, *Report on Government Services 2013: Indigenous Compendium*(2013年), 第8.3至8.4; Eileen Baldry、Leanne Dowse 和 Melissa Clarence, “People with mental and cognitive disabilities: pathways into prison”, 为“罪犯融入社会”会议编写的背景文件, 新南威尔士大学学院, 2012年2月; 和澳大利亚医学协会, “Position statement on health and the criminal justice system”, 2012年, 第3页。

³² Baldry, Dowse 和 Clarence, “People with mental and cognitive disabilities”, 第16页。

³³ 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办公室, “Children speak about the impact of deprivation of liberty: the case of Latin America”, 2016年。

³⁴ Elena Azaola, “Indigenous youth in detention in México”, 土著事务国际工作组, 2021年9月11日。

34. 这些遗留下来的做法包括文化剥夺、族群亲属体系和土著司法制度的崩溃、系统性种族主义和诽谤、社会和经济排斥、根深蒂固的贫困、药物滥用、遗留下来的悲伤和创伤以及传统角色和地位的丧失。这有时导致破坏性习得行为的代际传承，其中包括对家庭成员的暴力。³⁵

35. 有证据表明，土著儿童被与家庭分离的程度仍然高于非土著儿童。在澳大利亚，土著儿童被带离家庭的可能性是其他澳大利亚儿童的 6 倍。³⁶ 在加拿大，52.2%的寄养儿童是土著，但根据 2016 年进行的人口普查，他们只占儿童人口的 7.7%。³⁷

36. 土著儿童被带离家庭往往是在很少(如果有的话)预防或家庭支助的情况下发生的，而将他们带离已成为应对这些贫困族群中因贫困引起的忽视的唯一对策。³⁸

37. 土著儿童在福利制度中的人数过高是由一系列复杂因素造成的，这些因素既与殖民化和系统性偏见有关，也与实际伤害风险有关。³⁹ 关于这场辩论的“风险”方面，土著和一些少数群体家庭遭受实际伤害风险的可能高于其他家庭，因为他们接触贫困、歧视、精神疾病和药物滥用等增加家庭压力的已知风险因素的程度过高。风险偏见论点的“偏见”方面就是，由于历史和当前的监督和从业人员的偏见，少数民族儿童受到的不必要国家干预过大。⁴⁰

38. 常设论坛在其 2021 年第二十届会议的报告中指出，会员国必须立即应对针对土著人民的暴力行为，包括国家暴力、性别暴力、强迫同化和强迫带走儿童、司法系统中的歧视以及其他形式的歧视，其中包括基于性别、宗教、残疾、年龄及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变性人、性别奇异者和间性者身份的歧视。常设论坛鼓励专家机制尽早土著人民的参与下，就带离土著儿童问题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政府接触(E/2021/43-E/C.19/2021/10，第 31 段)。

³⁵ Nicholls, “Aboriginal children exposed to family violence”; Briceño-León and Perdomo, “Violence against indigenous children”; 及格陵兰人权理事会和因努伊特人北极圈理事会为土著人民权利专家机制编写的《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规定的土著儿童权利研究报告提交的材料(A/HRC/48/74)。

³⁶ Janet Stanley, Adam Tomison 和 Julian Pocock, “Child abuse and neglect in indigenous Australian communities”, *Child Abuse Prevention Issues*, No. 19(2003 年春季)。

³⁷ 见 www.sac-isc.gc.ca/eng/1541187352297/1541187392851。

³⁸ Blackstock 和 Trocmé, “Community-based child welfare”; 和 Inguanzo, *The Situation of Indigenous Children with Disabilities*。

³⁹ Fiona Cram 等人, “Understanding overrepresentation of indigenous children in child welfare data: an application of the Drake risk and bias models”, *Child Maltreatment*, vol. 20, No. 3(2015 年 8 月)。

⁴⁰ Emily Keddell 和 Ian Hyslop, “Ethnic inequalities in child welfare: the role of practitioner risk perceptions”, *Child and Family Social Work*, vol. 24, No. 4(2019 年 11 月)。

39. 鉴于土著人民有权一代又一代地传播其文化和语言、保持其土著特性、参与和学习其文化和精神习俗，各国更大的责任确保儿童留在其家庭、大家庭或族群中，当无法做到这一点时，则将儿童安置在土著家庭中(A/74/136)。

40. 儿童权利委员会认为，需要特别注意对土著儿童适用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因为特别的文化权利需要得到尊重，因此在决定行动方案时也必须让土著人民参与。⁴¹ 在澳大利亚，这项原则已转化为 2004 年《儿童和社区服务法》(西澳大利亚州)，其中规定西澳大利亚州儿童的保护和福祉。⁴² 其中一项原则是《土著和托雷斯海峡群岛儿童安置原则》，它明确承认土著自决的重要性，且应允许土著族群在参与保护和照顾其子女方面得到尽可能多的自决权。⁴³

41. 在格陵兰，格陵兰国家儿童权利机构 MIO⁴⁴ 将一种基于与儿童及其家庭交谈和倾听的方法发展成一种系统的工作方法，因为最常见的是提出最佳解决方案的是儿童和家庭。⁴⁵ 挪威正计划为萨米儿童建立一个符合萨米语言和文化⁴⁶ 的特殊的“barnahus”。⁴⁷

七. 暴力侵害土著女童行为

42. 由于社会态度和性别陈规定型角色和责任，土著人民中间极为集中地出现遭受剥夺的情况，在土著女童的情况下往往加剧。这导致边缘化、无法获得资源和基于年龄、性别、族裔和其他相关因素的多种形式的歧视，从而使她们更容易遭受性别暴力。⁴⁸ 土著女童遭受许多不同形式的暴力，包括切割女性生殖器、强迫婚姻、早婚、多配偶制、贩运妇女卖淫或强迫劳动。⁴⁹

⁴¹ 儿童权利委员会，第 11 号一般性意见。

⁴² 见 www.wa.gov.au/Department-of-/children-and-community-services-act-2004。

⁴³ 见 2004 年《儿童和社区服务法》第 12 节——西澳大利亚《土著和托雷斯海峡群岛儿童安置原则》：(1) 第(2)小节中原则的目标是维持安置安排对象的土著儿童和托雷斯海峡群岛儿童保持与家庭和文化的联系；(2) 在按该法规定决定根据安置安排安置土著或托雷斯海峡群岛儿童时，应遵守的一项原则是，在符合儿童的最大利益和其他可行情况下，对儿童的任何安置都必须符合以下优先顺序：(a) 安置在儿童家庭成员身边；(b) 按照当地习惯做法，安置在儿童社区的土著人或托雷斯海峡群岛岛民身边；(c) 安置在土著人或托雷斯海峡群岛岛民身边；(d) 安置在非土著人或托雷斯海峡群岛岛民、但首席执行官认为对儿童的需要有敏感认识并能够促进儿童与其文化及在可能情况下与儿童家庭的持续联系的人身边。

⁴⁴ 见 <https://mio.gl/?lang=en>。

⁴⁵ 格陵兰儿童权利全国倡导组织，“The rights of the indigenous child under the U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2021 年 2 月 26 日。

⁴⁶ 萨米议会，“The rights of the indigenous child under the UN Declaration on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2021 年 10 月。

⁴⁷ 见 <https://www.barnahus.eu/en/>。

⁴⁸ 儿基会和其他机构，《Breaking the Silence on Violence》。

⁴⁹ 土著问题常设论坛秘书处，“第 1 号简报：概览”，“性别与土著人民”，2010 年 2 月。

43. 对西非和中非土著人民的研究表明，在一些族群中，女童和青少年的典型结婚年龄在 12 至 16 岁之间。⁵⁰ 儿童权利委员会对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土著女童中间的持续的童婚做法表示关切。⁵¹ 在早婚和切割女性生殖器的现象相互交织的肯尼亚，后一种做法在索马里人(98%)、基西人(96%)和马赛人(73%)中更为普遍。⁵² 喀麦隆约有 13%的女童在 15 岁之前结婚，38%在 18 岁之前结婚；在土著人民比例较高的北方，这一百分比增加到 73%。⁵³

44.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 2 条力求确保各国采取措施，使土著妇女和儿童得到充分保护和保障，免遭一切形式的暴力和歧视。

45. 许多土著女童、青少年和青年妇女缺乏确保增强其权能和安全成长到成年所需的机会、保护和服务。暴力和有害习俗使许多女童无法充分发挥潜力，无法作为平等和积极的社会成员参与，无法在与男性平等的基础上在传播祖传和传统知识、文化、身份和语言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因此，处理暴力侵害年轻一代土著女童的案件对于实现她们的人权和土著人民的自决至关重要。

八. 童工和贩运活动

46. 《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宣言》第 17 条指出，土著人民有权充分享受适用的国际和国内劳工法所规定的所有权利。此外，各国必须采取具体措施，不让土著儿童遭受经济剥削，不让他们从事任何可能有危险性或妨碍他们接受教育，或有害他们的健康或身体、心理、精神、道德或社会成长的工作，要考虑到他们是特别脆弱的群体，而教育对于提高他们的能力至关重要。

47. 土著儿童更容易成为童工和贩运活动的目标，土著女童极易成为贩运人口的目标。⁵⁴ 墨西哥恰帕斯的一项研究显示，近 44%的贩运活动的土著妇女受害者年龄不到 20 岁，16%的妇女和女孩年龄不到 15 岁。⁵⁵ 在柬埔寨、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蒙古、缅甸、尼泊尔、泰国和越南等亚洲国家，土著妇女和女童是被作为乞丐、性工作者、家庭佣工甚至儿童兵而成为贩运和剥削的主要目标。⁵⁶

⁵⁰ 儿基会和其他机构，*Breaking the Silence on Violence*。

⁵¹ 同上。

⁵² 同上。

⁵³ 文化生存，“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Child alternative report submission: violations of indigenous children’s rights in Cameroon”，为《公约》第七十五届会议编写，2017 年 5 月 15 日至 6 月 2 日，日内瓦。

⁵⁴ Briana Olson-Pitawanakwat 和 Cyndy Baskin，“In between the missing and the murdered: the need for indigenous-led responses to trafficking”，*Affilia*, vol. 36, No. 1(2021 年 2 月)。

⁵⁵ Arunkumar Acharya 和 Manuel R. Barragon Codina，“Poverty and trafficking of indigenous women in Mexico: some evidence from Chiapas State”，*Journal of Sustainable Society*, vol. 1, No. 3 (2012 年)。

⁵⁶ 土著人民权利问题特别报告员，“General considerations on the situa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fundamental freedoms of indigenous peoples in Asia”，2007 年(E/C.19/2007/CRP.11)。

48. 在危地马拉，估计 65% 的家庭佣工是属于贫困家庭的土著女童和青少年，这些家庭常常将年轻女性成员送到城镇，在那里她们平均每天工作 14 小时，往往面临雇主及其家庭成员的身心虐待和性骚扰的风险，这一情况因缺乏相应的薪酬和社会保障而更加恶化。⁵⁷

49. 在纳米比亚也有类似的情况，包括在家庭佣工环境中对土著女童的性虐待事件发生时，即使在报告了事件之后，警察也没有采取行动。在纳米比亚，非桑族家庭招募桑族女童和青少年做家庭佣工往往伪装成收养，在某些情况下导致贩运到该国其他地区。⁵⁸

50. 多民族玻利维亚国国家统计局和国际劳工组织废除童工国际计划发现，在城市和农村地区，男女土著儿童和青少年参与危险就业的情况比非土著儿童和青少年更显著。5 至 17 岁年龄组的数字表明，城市地区 29% 的男性和 24% 的女性土著儿童和青少年从事这种形式的就业，而非土著同龄人分别为 16% 和 14%。⁵⁹

51. 在刚果，班图族多数族群与土著人民之间不公平的社会安排往往相当于农奴制或非自愿奴役，在这种情况下，“班图族‘主人’可控制一些土著人民，认为自己特殊土著家庭的成员从其出生起就‘拥有’他们，从而有权享有这些土著人民的劳动和忠诚”。⁶⁰

九. 武装冲突

52. 许多土著人民生活在冲突和冲突后环境中，包括武装暴力局势，如孟加拉国、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印度、缅甸、秘鲁、菲律宾、越南湄公河三角洲以及刚果盆地和大湖区等地国家的这种环境。关于这些冲突的报告叙述了令人不安的对土著儿童的暴力行为，表现为强奸、性奴役、屠杀和强迫招募为战争工具等，女童往往因其族裔属性而成为性暴力的具体目标。⁶¹

53. 在缅甸，有许多关于军人轮奸、性奴役和杀害土著妇女的报告。在孟加拉国吉大港，许多由军方支持的定居者强奸 Jumma 女童和妇女的案件受到谴责，但在许多情况下，调查因军方甚至卫生专业人员的不作为而受阻。在菲律宾，许多土著地区的军事化也导致当地土著社区的妇女和女童受到性虐待。在印度，《武装部队特别权力法》被用来为军人对土著妇女和女童的性暴力行为不受惩罚辩解，有时以她们支持叛乱团体为理由。⁶²

⁵⁷ 儿基会和其他机构，*Breaking the Silence on Violence*。

⁵⁸ 同上。

⁵⁹ 同上。

⁶⁰ 儿基会和其他机构，*Breaking the Silence on Violence*。

⁶¹ 同上。

⁶² 土著人民权利特别报告员，关于亚洲的报告，2007 年。E/C.19/2007/CRP.11。

54. 土著儿童一旦处于冲突地区之外，作为境内流离失所者或难民就很难保持群体的身份。⁶³ 对于无人陪伴的少数群体和土著儿童，难民营当局可能无法找到来自同一族裔群体的寄养家庭，或可能不了解他们的特殊需要。

十. 环境

55. 在负责暴力侵害儿童问题秘书长特别代表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土著儿童描述了他们如何目睹到如下暴力行为：

对我们来说，结构性暴力意味着主要农业企业所有者对环境和人的污染。这种污染影响到儿童和青少年及其家庭(被迫离开社区并移民到城市的农民和土著人民)的健康和生活。多年来，非洲大陆土著人民的文化、习俗、领土和生活方式一直受到压制，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对土著人民儿童和青少年的文化、身体和象征性暴力的形式。我们建议调查各种暴力，包括结构性和象征性暴力，以制定能够扭转这种局面的公共政策。我们要求尊重文化、习俗、传统和舞蹈，并归还从美洲土著人民手中夺取的领土，以保障这一阶层的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和体面生活条件。⁶⁴

56. 由于土著人民的自给自足经济以及与土地和领土的精神联系，他们遭受到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环境退化超乎寻常(见 [CRC/C/CMR/CO/3-5](#))。

57. 大规模开采自然资源对土著人民的长期代际影响可以从北欧的情况中体现出来，在那里国有公司 *Vattenfall* 通过几个发电厂和水电大坝获得水力发电已有 100 多年。土地丧失和景观变化的影响在几个方面影响到萨米人社区，包括焦虑、恐惧、脆弱性和无权无势以及复原力和世代之间传递的悲痛。⁶⁵

58. 在哥斯达黎加，越来越多地使用经毒死蜱处理过的袋子来保护香蕉和芭蕉果实免受昆虫的侵害并达到产品标准，即使在人口居住区也是如此。在 30% 的环境样本和 92% 的洗手/洗脚样本中检测到毒死蜱。超过一半儿童的估计摄入量超出美国环境保护局长期人口调整剂量。⁶⁶

⁶³ William Spindler, “Colombian conflict could wipe out indigenous groups, warns UNHCR”,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 2005 年 4 月 22 日; 和少数群体权利国际, *No Escape from Discrimination: Minorities,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Crisis of Displacement*(伦敦, 2017 年)。

⁶⁴ Movimiento Mundial por la Infancia and Paraguay, Secretaría Nacional de la Niñez y la Adolescencia, “Hoja de ruta para contribuir a la realización del derecho de los niños, las niñas y adolescentes a la protección contra todo tipo de violencia en Sudamérica”, 2011 年 4 月 28 日至 29 日。

⁶⁵ Åsa Össbo, “A constant reminder of what we had to forfeit: Swedish industrial colonialism and intergenerational effects on Sámi living conditions in the area of upper Stuur Julevädno”,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ritical Indigenous Studies*, vol. 14, No. 1 (2021 年)。

⁶⁶ Berna van Wendel de Joode 等人, “Indigenous children living nearby plantations with chlorpyrifos-treated bags have elevated 3,5,6-trichloro-2-pyridinol (TCPy) urinary concentrations”, *Environmental Research*, vol. 117 (2012 年 8 月)。

十一. 出生登记

59. 出生登记为儿童提供了法律身份证明，有助于保护他们免遭暴力、虐待和剥削。没有出生证，儿童无法证明自己的年龄，这使他们面临更高的风险，即被迫早婚或进入劳动力市场或被招募加入武装部队。没有出生证，许多儿童无法获得例行的疫苗和其他保健服务。他们可能无法上学或注册参加考试。结果，他们未来的工作机会变得极其有限，这使他们更有可能生活在贫困之中。土著儿童不太可能在出生时登记。⁶⁷

60. 就菲律宾而言，儿童权利委员会关切地注意到，该国有 260 万未登记儿童，其中大多数是生活在棉兰老的穆斯林和土著儿童(CRC/C/PHL/CO/3-4)。在喀麦隆，土著人民的出生登记特别困难，他们往往生活在农村地区或过着游牧生活方式，(在距离和文化上)远离医院和政府/行政大楼。全国出生登记的儿童比例为 61.4%；但在土著族群主要居住的农村地区，这一比例下降到 47.6%。

61. 在哥伦比亚乔科省，向传统助产士提供了与国家行政统计局连接的数字平板电脑，以确保土著社区在保健设施以外发生的出生和与怀孕有关的死亡得到系统登记，并输入生命统计系统。⁶⁸

十二. 精神健康

62. 从关于世界各地土著儿童和青年心理健康的全球统计数据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历史和当前不同形式暴力的影响。历史或代际创伤源于集体和个人对一个群体、包括其环境实施行为的一系列历史事件，具有灭绝种族或灭绝族群的意图。造成历史创伤的侵犯行为虽然植根于(殖民)历史，但也在当下蔓延；它会产生和再产生创伤效果。⁶⁹

63. 根据加拿大第一民族区域健康调查提供的信息，生活在保留地以外的 15 岁及以上的土著人民在过去 12 个月中遭受严重抑郁发作的可能性几乎是非土著人民的两倍，很高比例的青年报告说在前一年有两周或以上的时间内感到悲伤、忧郁或沮丧。⁷⁰ 在格陵兰，土著青年的自杀率比非土著青年高出 2 至 10 倍。

⁶⁷ Yamilee Mackenzie, “The campaign for universal birth registration in Latin America: ensuring all Latin American children’s inherent right to life and survival by first guaranteeing their right to a legal identity”, *Georg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vol. 37, No. 3(2009 年)。

⁶⁸ 联合国人口基金, “Partnering with traditional birth attendants to reach Afro-descendant and indigenous women in Colombia”, 2021 年 7 月 6 日。

⁶⁹ Össbo, “A constant reminder of what we had to forfeit”。

⁷⁰ Sarah de Leeuw, Margo Greenwood 和 Emilie Cameron, “Deviant constructions: how governments preserve colonial narratives of addictions and poor mental health to intervene into the lives of indigenous children and families in Canad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ental Health and Addiction*, vol. 8, No. 2 (2010 年 4 月)。

64.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一份报告警告说，使用药物的土著人民正以惊人的速度死亡，尤其是年轻妇女和注射药物者。这些死亡可能反映了历史和当今不公正、药物滥用和护理障碍的复杂交叉因素。⁷¹

65. 生活在高收入国家的土著儿童与低收入国家的儿童一道面对许多与精神健康有关的风险和保护因素。将儿童的家庭环境、心理特征、酒精和药物滥用及歧视经历与心理健康后果联系起来的证据，突出了制定改善土著儿童心理健康举措的更协调工作的主要目标。⁷²

66. 土著人民所经历的历史不公造成了终身和代际影响，需要对之采取基于文化的治愈办法。与文化和集体办法的联接是治愈不同形式暴力和虐待行为幸存者的关键。⁷³ 因此，加强文化特性可成为增强土著儿童和青年应对能力和心理健康的一个重要因素。⁷⁴ 对美国土著青年的一项调查证实了文化特性的重要性，其中 90% 以上的参与调查者强烈同意或同意：身为美洲土著人是其特性的一个重要部分，91% 的参与者同意，身为其特定部落的成员是其特性的一个重要部分。⁷⁵ 对瑞典萨米青年的一项类似调查显示，83% 的人为自己是萨米族而自豪，92% 的人认为保护和加强萨米文化很重要。⁷⁶

十三. 儿童作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

67. 土著儿童和青年越来越多地组织起来和提高自己的声音，⁷⁷ 不仅是在气候变化运动的背景下，而且是在与社会正义有关的其他问题的背景下。⁷⁸ 在加拿大，土著儿童和青年制定了创新和全面的解决办法，以扩大他们的声音、继续文化参

⁷¹ Kate Jongbloed 等人，“The Cedar Project: mortality among young indigenous people who use drugs in British Columbia”，*CMAJ*, vol. 189, No. 44(2017 年 11 月 6 日)。

⁷² Christian Young 等人，“Psychosocial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mental health of indigenous children living in high income countries: a systematic review”，*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quity in Health*, art. 153(2017 年)。

⁷³ Carlina Black, Margarita Frederico 和 Muriel Bamblett，“Healing through connection: an aboriginal community designed, developed and delivered cultural healing programme for aboriginal survivors of institutional child sexual abuse”，*The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Work*, vol. 49, No. 4 (2019 年 6 月)。

⁷⁴ Lotta Omma，“Ung same i Sverige Livsvillkor, självvärdering och hälsa”，博士论文，于默奥大学，2013 年。

⁷⁵ 阿斯彭研究所土著青年中心，“We are the future”。

⁷⁶ Omma，“Ung same i Sverige Livsvillkor”。

⁷⁷ Jessica Murphy，“Canada's indigenous people raise voices as youth activism surges”，《卫报》，2015 年 10 月 18 日。

⁷⁸ Jackie Menjivar，“7 young indigenous activists standing up for their communities”，*Do Something* (n.d.); Michelle Cyca，“Indigenous youth are the future of climate activism”，*Romper*, 2021 年 10 月 26 日。

与并消除他们自己及其族群面临的社会孤立，以应对 COVID-19 大流行带来的新的和加剧的挑战。⁷⁹

68. 展望未来，必须确认土著儿童自己在这些成就中发挥的关键作用，以及他们挑战了压迫性的社会和文化规范。事实上，过去和现在情况的复杂交织并未妨碍他们作为变革推动者参与其族群、国家和全球的正义追求。

69. 随着实际行动的增加，这些年轻活动人士遭受暴力的风险也增加。在哥伦比亚，一名 11 岁的儿童活动者创建了一个儿童环境活动者组织发布视频，呼吁促进动物权利、土地保护和教育，他在社交媒体上受到了威胁。⁸⁰

十四. 建议

70. 各国应采取具体措施，减少替代照料方面和司法系统中土著儿童人数过多的情况，并为执法和监狱官员、法官和社会工作者等相关行为者提供关于土著儿童权利和文化的培训。它们还应为那些被从其族群带走和(或)处于国家机构中的人提供适当的支助，包括社会心理支助，使他们能够在其族群中过上独立的生活。

71. 各国应与土著人民协商，支持发展传统的伸张正义制度，并尽可能对被指控犯有过失行为的土著儿童采用这种制度。

72. 各国应确保包括儿童在内的土著人民切实参与所有儿童福利和收养制度并就此与其协商，以为土著儿童创建由土著人主导的儿童福利制度。

73. 各国应采取步骤，纠正代际创伤和将儿童从其族群带走的影响，并立即采取措施减少和争取消除继续将土著儿童带离家庭和族群的现象，使所有因移民而分离的家庭团聚。

74. 各国应采取措施，确保所有土著儿童自由和公平地获得社会服务，特别注意女童、男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双性人和双灵儿童、残疾儿童以及偏远或游牧住区和城市环境中的儿童的权利和特殊需要，并采取措施解决对他们的歧视问题，包括为此开展公众宣传运动。

75. 各国和土著人民应共同努力，找到维持无有害儿童做法的文化的创新方法；反对有害做法、特别是针对土著女童的有害做法；确保文化习俗的实施考虑到儿童的最高利益，包括为此开展宣传运动和立法。

⁷⁹ Carly Heck 等人，“Pandemic impacts for indigenous children and youth within Canada: an ethical analysis”，*Young*, vol. 29, No. 4(2021 年)。

⁸⁰ Joshua Collins, “Why is violence against environmental activists on the rise?”, *Sierra*, 2021 年 2 月 8 日。

76. 各国应确保根据自由、事先和知情同意的原则开展可能影响土著人民的所有考虑进行的发展活动，包括采掘业的这种活动。各国应确保与土著人民、包括儿童和妇女协商，并根据《工商企业与人权指导原则：实施联合国“保护、尊重和补救”框架》开展发展活动，建立基础设施以确保土著儿童免受不利影响。
